

曾文正公書札

第五函
第六冊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八

共壹百壹拾陸本

河南學政嚴渭春中丞

軍事

芳午未得時通牒候昨辱翰教約以共討苗逆並審勦捻

大捷豫省兵事廢弛久矣閣下蒞任伊始創立驍果營拔將才
於下僚練生兵爲勁旅期年之內壁壘一新遂使凶逆殲除威
稜丕著慕容出奇於東澗韋叡決勝於鍾離以古方今亦何多
讓東省竄匪迭經敗衄僧郅乘勝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撲滅齊
豫皆可肅清 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書曷勝慶幸苗逆狂悖
罪不容誅翁中丞始則屢疏保其忠良以貽養癰之患繼則屢
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見之明逮苗逆圍壽七箇月又屢疏請援

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既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
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 告白當
靜候 批諭豺狼之性斷難馴擾勉強羈縻爲患更大儻竟用
撫議則將來之變且不可問目下廬郡未復多都護難以越勦
壽春李希帥新受撫鄂之 命亦難遽來皖境彭雪帥新擢皖
撫所部但有水軍別無陸師九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無爲
樅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無力進勦且當置苗逆於度外
俟廬州克復李帥所部全駐六安一帶然後敝處亦撥一旅會
合雄師同討苗逆屆時再行會奏此際且姑與之虛而委蛇與
之爲無町畦拙見如此不審卓裁以謂何如舍弟回湘募勇期

於年底到營俟以新兵換出防兵再籌進取方略浙事日棘蕭山紹興俱已失陷縱甯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倖完而甯餉爲紹蕭之賊所隔衢兵爲嚴蘭之賊所隔省垣誠有坐困之勢杭儻不保湖州上海恐爲其續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胡潤帥竟爾不起尤深浩歎憂國之誠好賢之篤馭吏之嚴治軍之整不特當世所罕見卽古人亦豈可多得昨具一疏略陳盡績咨達冰案想閣下亦同深感愴也

復袁午橋星使

來示欲催李希菴速赴新任共圖苗逆猶是兩月以前情形自胡帥淪逝李公改署鄂撫而事局一變自苗逆攻陷壽州而事

局又一變弟與官李諸公前此兩奉 寄諭令解壽圍卽定援
壽之議李希帥派撥馬步廿三營陸續馳赴六安而壽州早已
淪陷致敝軍與尊慈又有不能合併之勢可歎可恨苗逆之變
翁中丞往年屢疏保其忠良以養癰而貽患今春屢疏表其必
叛請聲罪而致討迨壽州被圍六七個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
謂城破之後旣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
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 批摺未回自當靜候 諭
旨然以理以勢恐未可再事羈縻也此閒克復安慶後本可長
驅東下柰地廣兵單不敷分布九舍弟所部萬人分守安慶廬
江無爲樅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難資進取鮑軍門進攻

甯國冀分浙江賊勢多都護扼守桐舒城爲鄂北之屏蔽彭雪
帥向統水師並無陸軍雖擢授皖撫而不能辦陸路之賊欲與
鄂師共撥一軍先赴北路與尊處及豫省爲四面兜剿之勢目
下尙有不逮柰何承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竄江西凡陷
兩府十餘州縣當派鮑軍門赴援所失地方陸續克復而鄂省
亦於九十月同時肅清現在左寺堂全軍駐守廣信內固江西
外援浙江聞紹興蕭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吳中祇上海彈丸
之地遠隔千里無從兼顧儻有疏失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
更不知如何收拾也

復李黼堂方伯

十八日接十二來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項另具公牘奉達彼時因左帥一函慨然應允遂忘漕項之上爲禁嚮下爲私橐疏闊殊甚糧台保單卽當酌核彙奏左帥奉 命辦理浙江軍務提鎮以下均歸調遣自不能不投袂遄征弟已再三函懇請其步步顧定江西惟祇此兵力援浙顧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 命兼轄浙江位太高權太重虛譽太隆才略太短恐遂隕越以蹈大戾卽日具疏力辭浙江軍務專歸左帥督辦渠本有長駕遠馭之才無須敝處更著蛇足也昨聞杭圍已解甯波無恙忠侍各逆久頓堅城之下諒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復王霞軒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書一切均悉漕務大有起色深以爲慰比來細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攤交代二者爲最一次署任終身受累雖罷官亦無回籍之期雖子孫亦有追賠之苦鄙人欲奏請道咸年間歷任交代一概免算從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過三個月埽除舊迹咸與維新道咸年間攤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後永禁流攤俾牧令曠然無累庶幾爭自濯磨蒸蒸日上擬請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禁攤之嚴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閣下領袖列郡請查明交代任數最多者若干攤款爲數最鉅者若干便中示及以憑核奪總使牧令無不潔之身而後有爲善之樂鮑春霆進兵池州聞青陽之賊棄城遁去不知

確否嚴州踞匪分竄徽歙南界張樺園派隊迎勦曾獲勝仗恐其糾合大股乘閒上犯已飭徽營嚴密防守並函商左帥相度婺景情形妥爲布置以固江右門戶左帥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師以扼衢常畱大隊以守廣玉所見極當然左帥新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命鄙人亦奉 旨兼轄朝廷方以浙事爲重實屬進退兩難

復張仲遠觀察

仲冬廿七日接讀惠書並示復寶生閣學一槭名言快論深以爲佩寶生清德謙抑不欲發宏遠之論以渝其溫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強近奉 寄諭知宋雪帆侍郎已將此議入

告其說養兵十三萬以七萬人備防勦之用以六萬人爲東征之師鄙意目下五省見兵二十餘萬若驟減十萬則各帥未必允從無論四川相距太遠不能強駱帥以二萬之限卽湖南江西雖幸安謐亦不能令其大減防兵致貽後悔四方多故羣盜如毛伺隙卽入逐處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減防兵猶官帥之不能令湖南裁減防兵也以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蒙竊有所未喻近珂鄉有錢農部屬委員來此乞師情詞懇切無異秦廷之哭此間無兵可分許以明年另籌一旅馳赴滬濱左季帥奉旨辦理浙江軍務弟亦承命兼轄雖具疏力辭要不能置浙事於不問增此二端則東征之師亦決非六萬所能了聞甯

波亦於冬月八日淪陷不識武林能否堅守待援東南大局百
孔千瘡思之憂悸尊處舊案既經奏雪光復在邇良用欣慰

復多禮堂將軍

接二十八日一書所稱廬屬被擾情形深堪憫惻撫卹招徠誠
非賢守不辦沈丞在潛山任內尙爲勤慎然新經希帥檄撤敝
處待之不宜過優恐與希意矛盾且賈中丞已委范守來廬日
內想必進謁台端尙乞畱心察看如極不得力再行揀員接署
聞閣下操練馬步隊伍整齊異常收隊尤無懈可擊弟欲派一
二人前往尊處學習祈卽一一教告感荷無旣

復龐寶生閣學

小春望日錢農部至奉到惠書並讀大疏規畫精詳詞剴切
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
勝愧悚猥以輅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卽思親提一旅馳
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駐札祁門徵
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石太而甯郡不守李
道纔接徽防而歙休遽陷忠侍輔三僞王劉黃賴古各悍黨環
繞徽境不下二十餘萬破我嶺防斷我餉道又分數股繞竄江
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迨祁防稍定徽郡
收復入秋以後事機漸順安池各屬以次攻克敝軍始有出險
之機下游彌切來蘇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

月矣當時定議急圖安慶以鹽金陵之腦進兵甯國以附昇潤之背意謂安慶縱難速下甯國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餘一兵一將達於蘇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憂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寸心愧憾終宵負疚而莫能釋者也安慶一軍自克城以後撥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可以進剿因令九舍弟馳回湘中添募精銳將以新兵替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剿下游曾經函商辭帥擬以一旅先赴鎮江上海等處職分所在卽無台命亦何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一萬與滬城協餉同時解到高義隆情敢不敬應已函催舍弟募練成軍迅速東來儻

風波羈滯到皖少遲卽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淮於二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東隅不足以資控扼就江蘇現存之地而論惟鎮江最據形勝北可聯絡淮揚南可規復蘇常內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裏下河敞處撥兵東行當水陸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爲上腴於用兵則爲絕地卽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寬閑之處進退綽綽不宜叢集滬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擾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民情恒擾亦足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之策則有事時斷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慮未審有當萬一否

復喬鶴儕都轉

前此屢奉惠書軍務倥傯未克隨時具答曾經兩次寄復道途多梗亦不識能否遞到嘉平四日湯委員來皖接讀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環章年餘始到遲滯乃爾閣下總持鹺務力求整頓遇事諮諏胥中肯綮深以爲佩淮鹽利弊具如明論此時江路未通殊難著手弟雖接鹽政之篆未能有所補救水師護運之議鄙人去歲曾謀及此設立水師首重護場次兼護運蓋就場徵課本係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專防出場之偷漏近來則並防入場而攘奪大約兵力所到之處乃爲官法所行之處若非有得力水師護守場竈嚴查卡門則攘奪之不禁於偷

漏乎何有場之不保又於運乎何有來示稱李某見鹽卽封一人羈佔恐袁帥力不能制云云若敝處不專籌護鹽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能止也擬於明春籌撥水師馳赴鎮江一帶以防勦髮匪之兵兼保護鹽務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與尊處就近商辦於過壩及各小口皆用礮船設卡稽查凡鹽觔出卡皆須完釐名爲立卡抽釐實卽就場徵課竈丁之鹽價不妨酌增 國家之官課亦須大加一稅之後他處不應抽釐者則查禁之亦須有護運之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見如此未審卓裁以謂何如至洋船護運入楚弟意總覺未安緣和約內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我旣引虎入室彼將壟斷獨登獲利

甚微爲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載江路通鬯事在意中固無慮
鹽之終不能達漢岸也金運司設局以來物議朋興都中彈章
層見迭出敝處於前月杪遵 旨查辦亦未敢稍涉徇隱計臘
底正初揚州可奉 諭旨茲有公牘一件密封附上望卽妥爲
料理閣下屢有來營相助之意鴻才卓識素所傾跂惟鹽務難
得替人應俟會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節俟奉到 諭旨卽
可賜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關白公家之利可言卽言可
行卽行勿過拘泥爲幸輪船近頗通行昨上海已解來協餉七
萬尊處應解之款可卽附輪船批解兵食正絀得沾餘潤不無
裨益